

## 上任新官竟是“路人甲”

明嘉靖年间，有一天廉州府衙外来了三个人，一个中年人，一个老者，还有一个书童。老者挑着一担行李，三人风尘仆仆，一副经过长途跋涉的样子。

来人向府衙的门卫递上一个封缄的信袋。

门卫打开来，是一个轴卷，他慢慢展开，原来是一份“任命书”（敕牒），花卉暗底的丝绸印着朱红色的篆体，在“奉天诰命皇帝制曰……”的格式空格上，填着“廉州知府、徐柏”的字样，下面赫然盖着“皇帝之玺”的印戳。

门卫咚的一声跪了下来，嘴里连声说道：“知府大人在上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万望恕罪！”

徐柏赶忙将其扶起，连声安慰，让他回衙内通报“副知府”（同知），门卫说了一声“小的即行禀报”后一溜烟跑出大门。

原来同知得悉新知府今日报到，一大早就领着通判、推官、经历、知事、照磨、检教、司狱、教授、训导和乡绅一千人等，到城外的还珠驿站候驾去了。

谁也没想到新知府竟“一肩一仆”，自己寻到府署来了。

以上是我的“小说家言”，纯属想象。但徐柏的绰号“一肩一仆太守”却是真的。

史书记载，徐柏赴廉州履新时的确只带了一个老仆、一个书童。那些等候的官绅谁也没想到，简囊敝服、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的“路人甲”，就是日后廉州的知府大人。

时间是很残酷的魔鬼，尽管嘉靖年间距今不到六百年，但许多史迹史料已湮没无痕，包括“还珠亭”，还有那个“还珠驿站”。

遍寻史料，关于徐柏只有极其简略的记述。

徐柏是福建浦城人，与权臣张居正同朝。嘉靖年间，担任“民政部”（户部）贵州司负责人，同时管理通州、德州的国家粮库。

当时米价上涨，徐柏下令纳粮人可以纳钱顶粮，等到粮价下跌时再买粮充仓。这样做一举两得，老百姓高兴，官府也节省了开支。

徐柏后来升为“民政部”的“司长”（户部郎中）。“水利和建设部部长”（工部尚书）朱衡知道徐柏的能力，让他负责全国的水利工程达六年之久。

徐柏后来得罪张居正，被外放担任廉州知府。

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改革家，在历史上属于正面人物，“为政十年，海内安宁，国富兵强”，但他刚愎自用，疑心重，心眼小，特别喜欢讲排场，一些下属和子弟仗着他的权势欺负人。

徐柏与张居正结怨，就是因为张居正的子弟掠夺民产，徐柏判定其赔钱；后来其子弟想把粮库公地占为己有，徐柏顶住不给。张居正把徐柏一贬再贬，未满六十的徐柏干脆连乌纱帽都不要了，拂袖回家，活到了八十岁。

徐柏在廉州工作期间，纯然是一个循吏。除了加强边海防建设，防御倭寇侵害，政清刑简，劝农兴学，还开放了珠禁，让百姓靠海吃海，民生得到了改善。

徐柏离任时，下属送了一柄珍珠扇给他，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我来的时候一副肩膀，走的时候也是一副肩膀，没有其他累赘，来当廉州太守总要对得起‘廉州’这个名字（吾一肩来也，

一肩去也，别无余物。来守是邦，应与廉州名相符也)。”

史书中官员上任离任的故事很多。三国时寿春“县长”（县令）时苗坐着牛车上任，三年后离任时拉车的牛生了牛犊，他将牛犊留下，对“办公室主任”（主簿）说：“我来的时候没有这只牛犊，它在这里生的，就理应留在这里。”

这跟徐柏的“一肩来一肩去”两袖清风，异曲同工。

廉州地处岭南，属于蛮荒之地，“廉州”的名字，源于合浦史书记载的第一任太守，东汉的费贻。

《廉州府志》称，费贻在合浦当太守时为官廉洁，简政安民，老百姓怀念他的德政，当地命名带“廉”字，如大廉山、廉州、大廉垌、廉泉、廉江，都是因为费贻（民怀其德，或合浦江山皆名廉者，以费贻故也）。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其实衙门更是这样，八字的衙门，跑龙套的官。“行李纷纷游宦子，几人不愧大廉山”，徐柏无疑是不愧大廉山的。

